

希臘會否玩出火？

國際
視野潘迪藍
GaveKal
Dragonomics
資深經濟師

希臘新財長瓦魯法基斯，乃專門研究「博弈論」(Game Theory)的經濟學教授。可是，當涉及到實際談判時，他還需要多多學習，而不是教人！

因為瓦魯法基斯現時的談判戰略，猶如持槍指向自己的頭，然後要求其他國家支付「贖金」，否則他就扣動扳機「自殺」。

毫不奇怪，這種威脅方式先被德國政府視為虛張聲勢，繼而就是歐央行。結果是，希臘和歐盟之間的對峙風險大大超過預期。

不平等較量 易產生意外賽果

這場對抗的結果非常難以預測，並不是因為希臘政府和德國政府原則上的衝突，而是兩者在動機和實力上的不對稱。希臘顯然是較弱的一方，它正瀕臨險境。這反而令到，這場非常不平等的較量未必會出現正常的賽果——強者得勝和弱者投降。

因為「博弈論」的理論及歷史都充分證明，最危險和最難預測的戰事，往往是那些弱勢的一方擁有非常強烈的動機去背水一戰，但強大的一方卻沒有多少可以贏或輸。在這樣的情況下，最佳的結果和下台階是，雙方都可以說服自己，他已經取得勝利。

以希臘和德國這場對抗來說，如果我們超越政治修辭，看清楚雙方實質在經濟上真正想要什麼，就很容易察覺到這樣一個「正和結局」的輪廓。

德希矛盾原不深 不難達共識

德國堅決抗拒將希臘債務註銷，這亦是總理默克爾及德國群眾唯一關心的。希臘政府希望減少債務負擔，但這不是希臘選民真正想要的。希臘選民真正希望的，是在緊縮政策方面獲得舒緩，在退休金、工資和就業機會獲得部分恢復，多過關心淨負債的精確數目。這使得交易絕對有可能達成，雙方應該專注於他們的首要目標，而在次級目標上作出妥協。

對於希臘來說，同一戰略將意味着，瓦魯法基斯會堅持他的減債要求，直至談判的最後關頭，才在這個「原則」上妥協，以換取歐盟在財政緊縮政策和結構性改革方面讓步。正如法國總統奧朗德上周三與希臘總理齊普拉會面後所說，可以放鬆希臘的緊縮措施，但不支持削減希臘債務。

然而瓦魯法基斯並沒有採取虛張聲勢策略，卻反其道而行。在重要的談判還未開始之前，他已經放棄了他最好的牌——要求削減希臘的債務。

與此同時，他拒絕與歐盟、歐洲央行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這架「三頭馬車」打交道，拒絕了一個技術上延遲還債的方案，然後把槍指向他自己的腦袋。這不但毫無意義地激怒了其他國家的政府，還意味着，希臘勢將會在2月28日失去歐洲央行的新一批融資。歐洲央行上周四更將這一期限縮短至2月11日。儘管歐洲央行所提出就目前資金安排的自動延伸，並沒有任何附加條件，但瓦魯法基斯仍然予以拒絕。

希臘新財長採「自殺式」挾迫

奇怪的是，這個停止歐洲央行的資金安排的「自殺式」決定，卻是希臘目前唯一能夠用來換取歐盟在財政緊縮政策方面讓步的象徵性「原則」。歐洲央行上周四更強硬和明確指出，希臘不能期望因為「不自殺」，就獲得任何重大「報酬」。其結果是，到了3月1日，希臘很可能會重新回到起點——接受舊的「三頭馬車」計劃，在財政緊縮政策方面得不到任何有意義的舒緩。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情？希臘的激進左翼聯盟政府可能會打退堂鼓，並嘗試「蕭規曹

隨」，就像其他歐元區新選出來、獲授權推行改革的政府一樣。

另一種可能性，則是希臘新政府可能會不理會布魯塞爾、法蘭克福、柏林等歐洲國家首都或大城市的示威抗議活動，單方面地實施它在工資、退休金和重新聘用公務員方面的激進計劃。若發生這種情況，歐洲央行可能會投票通過，停止向希臘的銀行系統提供資金。希臘的激進左翼聯盟政府可能會好像愛爾蘭般，在壓力下腳軟和屈服；但亦可能會像塞浦路斯般，嘗試最後一次反抗「三頭馬車」，而引致希臘銀行出現擠提。

若發展到後一種情形，最可能的結果將是某種形式的憲法政變，類似意大利由蒙蒂取代貝盧斯科尼的總理職位。若然這也不成功，那就唯有是希臘退出歐元區。

歐盟機構重官僚多於民主

瓦魯法基斯似乎相信，他可以透過簡單地揮舞他的民主授權旗幟，而不是依靠狡猾和聲東擊西的戰術和策略，就能夠壓服歐盟官僚的反對。這是一種自以為是的錯覺。官僚主義重於民主，是歐盟機構絕不會妥協的一個核心原則。